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三十三上

元　陶宗儀　撰

西溪叢語　姚寬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蕞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余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攷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緝成編目為蕞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諸臯記又有支諸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是也晁伯子談助云靈仙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喏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上居

衆人中人不見晁說非也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蜚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蜚遁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遁無不利謂去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為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為仡豈未辨證此耶

古文篆者黄帝史倉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暇嘗閱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江文通詩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淄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光明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黄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中多水碧又云紫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梅聖俞聽話廬山

詩云絶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

贋僞也又韓非子云宋人求饞鼎魯人云眞也齊人曰贋也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不記其名予長兄令聲常得三十客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為妖客杏為艶客蓮為溪客木犀為岩客海棠為蜀客躑躅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為閨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酴醾為

才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花為狂客玫瑰為剌客郁李為痴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棣棠為俗客曼陀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棃為鬼客

齊斧虞喜志林音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鉞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

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

劉向別録云讎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對若怨家故

曰讎書

予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

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

蓮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沈於底而

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

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沈與此相類

臨安府仁和縣圖經出槖籥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為長短句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釵横雲鬓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

煎石榴根皮飲之下即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李畮之云凡中毒以白礬芽茶搗為末冷水飲之即愈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為隣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火

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休文山陰栁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薫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竇貞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

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定式國朝至今因之

令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醎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州諸山石似芒硝入口極冷可傅瘡腫又本草凡毒箭唯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取蘗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葢染黃也後有雌黃治

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軟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黄紙寫書久也寫訖入潢辟蠧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熟紙匠畚打紙工也

古詩燈檠昏魚目檠讀為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四足似几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牆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

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黄粱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

也勝騎馬傍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政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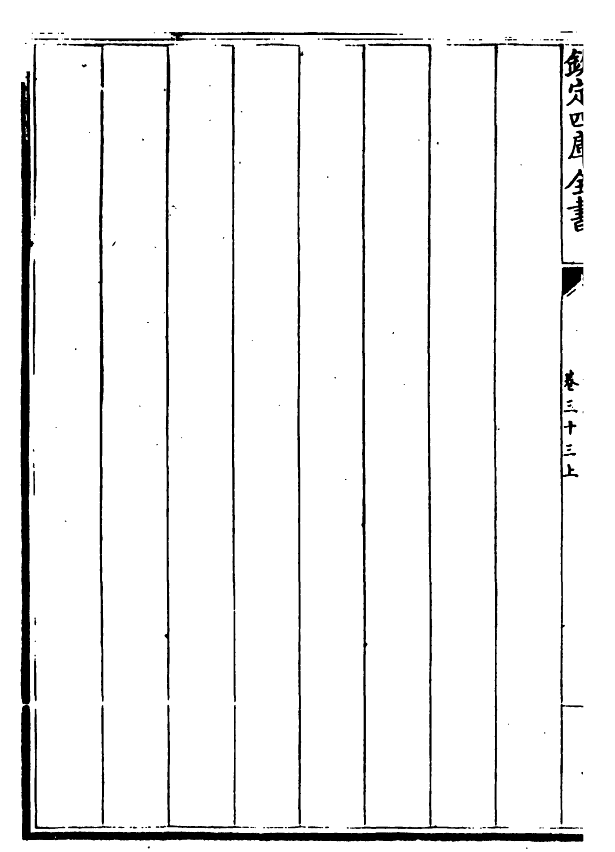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

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顔師古名籕而皆以字行顔之推云凡古名者終則諱之字乃以為孫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為字顔師古

匡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顔師古考諸典故故稱名爲是顔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詞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塚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藥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說無所稽據則同

唐會昌五年毁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
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鬪提
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寫者訛拓爲招去鬪奢留提字
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倦游雜録

張師正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絶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在江南之日中書皆用皁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甫在政府亦以皁羅糊屏障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路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帖職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邪彼乃苑中獅子吾曹苑外狼耳安可比邪

韓龍圖贄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謂之瓜齏

韓爲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鬻此物韓嘗曰其營者最佳其營者次之趙説嘆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圖贄撰瓜虀譜矣

陳烈福州人慱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令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鞹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

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遘畫匍匐圖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名對

為殿中丞日知嶺南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蠏之一文兩個眞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白熟也

今之通遠軍乃古環州之地渾源出馬中有水蟲類魚鳴作覓覓之聲見者即以梃刃擊之或化為石可以為

礪石名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緡兵刃經其磨者刃光而不鍬亦奇物也

嶺南人好啖蚺易其名曰茅鱓草螽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蛉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黄魚化為鸎䳺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魚之斑者化為鹿

桂州婦人産男者取其胞衣浄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名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

今人呼煑麪為湯餅唐人呼饅頭為籠餅豈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為爐餅宜矣

零陵出石燕舊傳雨過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鳴云向在鄉中山寺為學高岩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墜地葢寒熱相激而迸非能飛也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榦連枝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絶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韌山民或以搆茅廬或以為橋梁為飯甑尤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榦中或為沉或為煎或為黄熟自枯死者為之木槃香今南恩高貴等州惟産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見雨水所漬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斑點亦名鷓鴣斑燔之甚佳沉之良者

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水中取者宜用熏裹黄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刓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葉韌者謂之黄臈沉尤難得

有善詇者熈寧中曾以先光禄卿薦守番禺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朞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奥得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于後世

虛谷閒抄 方回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粧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

公也俄雙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旅進金石絲竹鏗鍧震響中宵酒酣并帥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閙掃學宫粧獨立閒庭納夜凉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

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命我矣索筆

録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

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卧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殽者

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瀹母聽良久靘粧盛

飾斂容下堂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

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

五日也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

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為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然點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中傾出皆是茘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幽州石老者賣藥為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

飲水而已其夜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隣皆言石老化為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疋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宫道士叚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隣人爭鬭官中訊鞫乃為分絹

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沉水處滂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有聖姑寺併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獻文服粧粉不絕有人欲得觀者巫秘密云慎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粧儼然一如生人大歷中福建觀察使李

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児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啓棺
視之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淄青有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
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
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
衆禽搏攫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
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
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

時散逝須史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絶夜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燄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戰速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屋

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徐太尉彦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艘壓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于海船之人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

葢薄福之人不勝也茍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富哉惋歎不已

僖宗聰睿强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内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秉僖宗乃宻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甞騎習僖宗廵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

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盂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紿醫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效脅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

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相感如此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烹殺無數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筯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為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

籃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為之體敝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為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之徒

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為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

也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外即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戶如廁褒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池州進士鄒閬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篛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

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絶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閬胸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即如故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閬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為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為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然而出閬愈懼乃以篛籠事告之其友曰

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閒笑曰吾豈為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為也然則奈何閒曰復以此蟲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原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為子憂之閒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為

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而呑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為害乎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

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令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别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汚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婦人之妒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妒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妒戲取妓鞋密置范

臥具中須吏務吏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為酒令笑語方酣忽鈐吏擎生肉二盤置賔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葢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刲肉以獻其毒

忍至此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余尚書靖慶歷中知桂州府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

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

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曾晝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説竊恐不然舊説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宫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㬰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鬨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

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讙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葢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說郛卷三十三下

元 陶宗儀 撰

玉照新志卷一 王明清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温潤制作奇古眞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宫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為善者固可以為韋弦為惡者又足以為

龜鑑兼有奇怪詭譎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

則付之無心可也

神廟聖意鋭於圖治熈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

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

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樂大衂徐禧之徒死之由是恥

於佳兵上亦鬱陶成疾

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

説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隍鄯銀夏至童貫

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二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别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

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夫上疏以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録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

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占德毋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毋賤之類取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録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録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攷之當知此言不誣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 闕 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

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惴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肅當國一見竒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獄成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為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正由狷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

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閲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别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寳運録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寃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寃之魂亦信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詔載之

於新舊唐史殊為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以其時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録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志一書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為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眇絶時法禁嚴郵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倣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忽見

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又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之後賓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為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為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為前輩詩中所

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能為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子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遘易字子開與蘇黃遊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云决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一年而鰥居年四

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巹之後視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纎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為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强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絶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駿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賀方回為子開挽詞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

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令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為和寧也少游没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明清述揮麈録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為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誥吉攷之云政和中五年十二月巳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為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

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覩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為遂寧府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為靈壁縣以真州為儀真郡通州為静海郡秀州為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録與三州圖經及儀真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勲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為韓冀諸王置侍讀侍講後有欲為皇族子孫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為奉諸王講讀請以教授為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為直講侍讀改為賛讀大亨字嘉父一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耤

詔書刻石祓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

自此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既已收穫枯荄又復生穗每

畒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效此施行裕陵

覽奏不樂云起諂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華飾手

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

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

葉上心頭滴裕陵親書其後云此詞甚佳不知何人作奏來葢以貽曹組者今宸翰尚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嬪御閹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秪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懼見其縝髪如雲素頸燦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

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為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為之失措逡廵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明清揮麈録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秋浦朱去奢云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没後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而為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蕙帳有照夜之寒釭過

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瑶宫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錫姓名朱膺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尚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中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賔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

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官極品
未論其他而今已為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
儕輩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名甚急
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即除閤門宣贊舍人
未及歲以女正長秋拜廉察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
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緼寅緣肺腑亦至正任
承宣使韓髦斯士鄭氏壻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為浙漕東坡被名赴闕中

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禄山來或有譖于九重上覽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臺即不復視天語以為器量如此何足觀耶嗚

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倘盡以過目則不可回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為忤但賦絶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文

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盍取於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為從官子沇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溈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令家居京口明清近觀熈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姜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禄寺丞緯之姪為學道休官有法能致致一作救

玉照新志卷二

王明清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名拜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役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叩閽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末有御批云

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
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毁薄時政首沮
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
當寘之典刑優加爵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
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
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
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
是淚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

征為非特當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
死事卒至禍亂可不痛哉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夏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
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為誰云包
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
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麈前録載中書令舍人紅鞓自葉少藴始出於
姚令威叢語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以

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絶如此詔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

湯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頒有王令洙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為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

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洙力勉之且為亟遣价疾馳入都趍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哀令洙為保任申郡遺澤遂沾其子即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明清投轄録所叙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於編外祖曽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後果終漕輓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為卿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為

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為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兒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嗇奈何已而文肅罷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尚多不能悉記異哉

明清揮麈後錄載周迎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葢出

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財確行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偽作一積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廪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下泄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為國名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矜乞為郡守今雖為宫祠叨竊食禄

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為後世臣子誤國之誡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宫指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葢知迎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註後閱大典日歷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自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王彦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北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携

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迴之所獻臣黙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满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户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眞奇物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又云建炎間避地奉化境上一二僕隷偕行嘗夜過渡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厲心竊疑之忽徑劃水面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

獻臣惶怖幾觸見不知為何怪後亦無他

黄進者本舒州村人為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為父擇葬地于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在傍默識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其主初不知為何人也已而逃去為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鳩集黨類改涅其面為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攘淮甸間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後累立功至防禦使

自紹興講和以來北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盖常年之例隆興間北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羃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㯶幞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歉於遠人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嘉嘆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渭礒老為臨安尹時巨璫甘昪權震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昪欲取以廣其圃礒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狥閹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錢處和紹熈甲子歲為明州通判抬魏南夫處賔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横逆拘係適歲當行科舉南夫為請於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

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為代其後二公皆登揆路處和雖止參預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會之殂更化之初竄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恥言人過仁厚之風合以付昭陵後來編纂聖政録適秉筆之臣有托其間羣從者略而不書是致讀者為之憤然近修實録乃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奸惡殆將併揜深用歎惋

高抑崇閌紹興中為禮部侍郎忤秦檜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為書愬於秦覬復職名庶幾祿及後人葢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延故述其家困苦之狀秦覽書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强解事乃妄增其產業以白於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亡始追賁次對而獲卹典

隆興三年趙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為刑部侍郎臚傳

既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甦天下今日刱見可謂盛事禮宜為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無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為右史明清與仲信兄鄭舉善郭世禎李大正李泳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窻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歸録似安國云我當為諸公殁校之明清云淒涼寶鈿初分際愁絶清

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十年矣主賔之人俱為泉下之塵明清獨存於世追懷如夢黯然記之

紹興辛巳冬完顔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寔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揜戰没之骼于淮上外輩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

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僧雛悉祝髮浮屠想是日日辰絶佳耳

歐陽詩云蘇子美挽詞秦邸獄究誰與辨臯橋客死世通悲以為用事親切而世不知臯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熺勢方鼎盛嘗託其客陸升之仲高問于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臯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賞激未幾會之殂熺亦逝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凡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狀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紹興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修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為郡守宣城舊例每支軍食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私務

入倉少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倉皇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詢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使君告以從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懽呼帖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諭藹然露章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個霜天閒却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為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靖康丙午何文縝㮚相北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為三表才上即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歎

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于後第二表云立為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視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愊冀動淵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膺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為治側身修行儉奉已而厚事親寛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為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盍還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縟儀而固拒伏望

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
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愿第三
表云節紀千秋歸美薦形於剡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
乎舉觴效罄輿情頻干震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
神靈學建巳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畫仁皇之忠
厚指發乾元於向辰自有仁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
正心誠意勤儉邦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
成功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逺虎符發兵致北鄙

控弦之遠式全丕構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斂福用錫民登五咸三偉示玆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懽謡罔達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玉照新志卷三　王明清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甞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藉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巳淚落盈襟葢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時相似耳言猶在耳興懷太息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書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黄秦鼂張諸名人皆在馬後為龔頤正易去比觀洪景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為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熈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為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税以卒石刻碑中可攷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盧指為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酒中八仙歌叙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馬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璡者以御筆來為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一日語外祖云先丈嘗為何處差遣外祖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璡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葢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即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璡默然闔席為閧絶

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彦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為是説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之句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攷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盖未嘗先接恐是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為縣小吏

黄山谷喜其聰慧敎令讀書為浮屠氏其後海内推為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即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為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内侍賈祥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名大用事子蒼往投之祥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竒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

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裦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别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餳極妙裦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着油衣食餳也子厚不復啟齒裦契之子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

二本今坐客别之客盛稱公者為眞反以才叔所收為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懿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既訟寃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為皇子疏刋板印售于市肆中人得之遂干乙覽英宗

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為營救事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録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覯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攜歐公書贄見王文恪于宛丘一見甚青顧云其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吾之字為遺先祖遂更字樂道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藉甚於熙

寧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壻持國夫人實
祖母親姑由是情益稔熟仲弓之弟即幼安始名寧後
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字靖康初以知樞
密院為南道總管先人為屬偕行有督勤王師檄文薦
紳多能誦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岏以其子妻之仲岏後避靖康諱改
名仲山仲山朴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壻達
夫之室葢檜妻之親姑也達夫當闕處以密州教授翟

公巽為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繼而貪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幵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北猝置為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吕舜徒好問薦引入臺侵中司闕

尼堪妄有易置君位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尼堪言其不然檜偶為臺長列名冠首愬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既陷北無以自存張羅於金之左戚烏舍之門烏舍素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

海南歸抵漣水軍兵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及至遂殺超既退衆復超子禩領軍事年方十八九矣禩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為郡守楊揆所斬賴揆之館賓管當可捄之得免時蘄王世忠駐軍高郵會之不敢取道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入三江門思陵方自温州乘槎入越暫以駐蹕富季申為中丞露章乞還其職於檜亦懷其前日之忠即從其請尋登政府繼拜右揆引公孫為參政季申為右府富

趙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葢欲與烏舍相應大咈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嘗聳動於四方逮兹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褫職告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閒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皆為相主戰者也適酈瓊以市州叛而聲遠以弗績誅尼堪死劉豫廢斥烏舍大用事思陵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

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爲已任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金人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迴鑾臥鼓滅鋒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昌言爲一舍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遣遠竄及夫求表勲之後扶人之勢權傾海内不知有上銓制中外脇持薦紳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夫重足而立使其無可奈何此檜之罪不可逃也紀之

于怢可不戒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視儀政幵以涵天之罪流放南州既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慥作郡守王安道為江淮守帥以禩為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私恩也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絶其所給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為官爵所鉤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

欲顯言其姓名以為縉紳之戒

東坡南遷北歸次毘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呈坡大喜為之重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後仕至朝請大夫

仲彌性廾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惑之誓與

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為代作醮詞云身若浮萍尚乞憐於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於玄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甘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既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醮詞雖甚親切然黷穹甚

矣尋即俱去適王丞可鐵為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駕之功聞已泛扁舟之楫乃與大獄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檜殂始獲昭雪繼而入丞光禄出守蘄春以疾終於淮東儀幕

王照新志卷四　王明清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為滄州儀曹考滿哀鳴于外臺及將白自唯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為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與後為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彦正綱宣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錫應辰三人皆為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未必墜家聲是歳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德縣坐為人假手奏案至裕陵榻前上閲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濶略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令今後止

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徨無所往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為湖州司録來省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悦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才藝絶倫不幸坐累遂無試頭柰何宏父云審如君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選明年為大魁才數月即入館為郎奉使二浙經由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令日迺往庭參門生耶

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

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妝楚楚因縱步覘之常不及焉至空逈處忽見回顧二人而笑眞絶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為郎京師其子婦有身訪乳婢女儈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喝于轎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

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
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
水面
元符末巨公為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
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中奏云自來
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顧宰臣
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散去處改端王府記
室參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席寵祿光大

震耀一時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中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為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竊自欣除目可無慮矣甚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為太學生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為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為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有禮遇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偶因對揚奏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為室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攺除宗正少卿彥文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之凡言與前輩說有異同者今重録其所記于後靖康初秦檜為中丞馬伸為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北軍前令推立異姓來未及應語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人情安得而易舍立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巳而二帝北狩秦亦陷彼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狀云伏覩大金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

王即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先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已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棍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没欲辯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為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燄震主豈可蹈危機掇家禍然何公私自為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將満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既寤喻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没齎恨九泉如此

有意屬我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末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即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彼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歸秦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

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事才啓封視牒則所追者
左朝奉郎何先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對吏而
柏臺考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為殿院未
嘗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
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
兩官覊置英州葢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日
御批何先所犯委是寃枉令有司別定遂復元官放逐
便仍理元來磨勘為左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

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廢朝廷雖欲用之弗起僅能食祠官之禄一年而已鎬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長老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

明清近又得仲上邦昌全文用列於後云仲伏見日者北兵刼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待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忍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

也令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國之威使人游説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其人所迫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葢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炭辜負相公之初心矣伏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廢事禀取太后命而後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

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内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專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儻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於公為叛臣也邦昌於是始下一令一切改正

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録巳酉避亂録二書相示叙儆擾時事今列於後乙巳泗州録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適在寶積門

出門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况仰荀其父為發運司屬官廨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予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是時朱勔父子正得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托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于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迴俟于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

矣俟久之令再通曰睡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旁觀者見其驕傲皆為之不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勔父子終竟如何其後北兵入南抵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舠子東下曰勔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皂衫而繫皂縧行于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激壁矢張於

船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纔到市上皂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倖官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馬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于南山窄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窄隘南山即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吉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

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北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槖駝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着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為神霄玉清宫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窻及再還即

并所拆門窻得之道流禠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為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以再遭圍悶病幾死葢國學諸生例患脚氣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預薦必死于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得親來湖州船纔過閘即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嗚呼北人憑陵國家顛危實上之人為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動一人亦在數

葢勔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資交結近習進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縣所獻才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節旄子姪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厮役日為横行媵妾亦有封號勔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戸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於是勔之田產跨

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為闕徙居民以為宅所占官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遽蔽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既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名靖康之禍而致國之危焉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勔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

正感一相識言曰書之内作色荒數語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語者有一則必亡豈有無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人之言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費辭說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

醉翁寱語　樓璹

文士輕薄不顧道理有甚害義者今諸家雜説往往有之

冷齋夜話云池塘生春草乃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不當泥其句為佳此語固善句之妙眞不可以言傳也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正意之所通也

西京牡丹甲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此亦二千石風流罪過

紹聖間吳尚書喜論杜詩每從官晨集聽者以為苦時葉致遠為中書舍人每遷坐于門外簷次一日忽大雨飄洒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葉亦可謂不善取益也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于傍終

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可謂

老年讀書法

錦里新聞

闕名

牡丹坪環坪皆牡丹也春時花發傾城出遊鴛鴦燕子飛翔坪上

虞美人草父老云曾有人于和夷垻見此草偶歌之叶虞韻遂舞動如醉者然因是登之志或曰如鷄冠花葉

錦城因錦江之水濯錦而名人又謂蜀王衍命蜀城遍栽芙蓉花得名亦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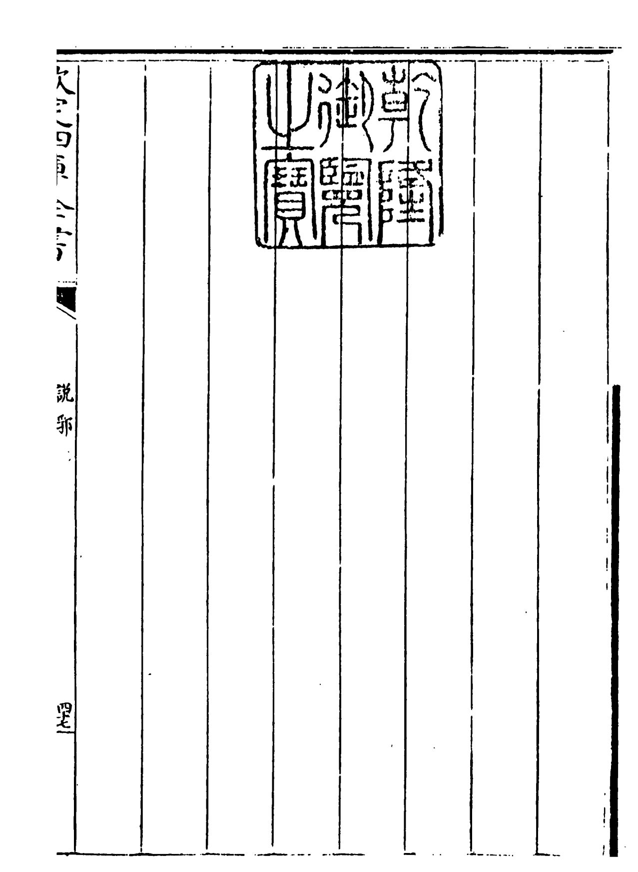
蒙山有僧病冷且久偶遇老父曰仙家有雷鳴茶俟雷

發聲乃茁可併手于中頂採摘服之僧病果瘥今產茶不廢

玉局觀以漢永壽初老子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子昇座與道陵說南斗經既去而座隱

成都出小鳥紅翠相間生于桐花中惟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隨死

郫人刳大竹傾春釀于中號郫筒酒川中至今以黏米或黍七分高粱三分以五加皮釀之


乾隆御覽之寶

說郛卷三十三下